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第十五回 三奸設阱 五美潛蹤

以色為香餌，遊魚慣著魔。
十旬蓮座下，五體總皈依。
從此飛升去，長看玉塵揮。

吉士等在溫家住過三朝，纔辭謝回去。見過母親、姨娘等，回到蕙若房中，蕙若把姐姐如何受軒及小霞捉弄岱雲之事，細說一遍。吉士也替素馨傷感，說道：「馨姐姐自取其軀，也只罷了，只是霞妹太狠了些，將來結仇更甚。我們雖不怕他，可不要難為施大哥麼？」小霞道：「我也顧不得許多。」吉士又告訴蕙若道：「前日新人進門，你家哥哥問了我許多癡話。這兩日我問他怎樣，他再不肯說，說是苗小姐吩咐他，不許告訴人家。這麼想起來，一個呆頭竟被他教訓好了。」蕙若道：「我哥哥雖癡，難道夫妻床上的話也肯告訴別人麼？我爹爹替他援了例，聽說來年恩科還要下場呢。」吉士笑道：「這個勸他不必費心，他若中式，你們姊妹怕不是殿元麼？」只見巫雲走來，手中捧著一封書信，說道：「二門上傳進，說是京裏送來的。」

來人在外伺候。」吉士知是李家來信，因拆開看時：國棟白佔村親臺足下：珠江別後，一載餘矣。足下高尚其志，淑慎其身，心曠而德修，道高而業進，孤芳遁世，又何悶焉？弟入都後，六街燈火，灼人肝肺；九陌繁華，炫人耳目，誠道學之氣不敵物緣也。小兒僥倖褐，殿試三甲，恩擢詞林，上命在庶常館讀書，婚姻之事又遲而又久矣。吉士想已精進，唯冀其伐毛洗髓，勿以離群而有他岐，是則區區之心，所堪持贈者耳。申象軒到浙，即署理糧儲道，因專摺奏陳積習，已超擢浙藩。東萊姚霍武，係臺翁所賞識而解推者，伊非尋常流輩，乃人中虎也。倘在省垣，當飲食教誨之，以匡其不逮。國棟頓首。吉士看完，對蕙若二人道：「我妹丈已入翰林，門楣大有光彩。爹爹擇婿果然不差，可惜不及見了。」因哭了一陣，起身出外，問了來人備細，留些酒飯，給與盤費，又叫人寫一封回書帶去。

卻好時邦臣到來，作揖就座，說道：「連日大爺在令岳處，晚上不便過來請安，適有小事奉求，祈大爺慨允。」吉士道：「嘯齋有話，但說無妨。」邦臣道：「晚生開著一個小鋪，不過為一家衣食之謀，近因店中貨物短少，要到肇慶去置買，須得百金本錢。」一頭說，袖中摸出一張屋契，夾著一張借票，打一恭遞上，說道：「求大爺慨借百金，冬底本利奉還。」吉士道：「嘯齋說什麼話，銀子只管拿去，契券斷乎不要。冬間還我本銀就是了，何必曰利。」邦臣又打一恭，吉士叫取出一百十兩銀子，付與邦臣，道：「我也不及錢行，這十兩銀子權為路費罷。」邦臣笑納了，作謝出門。

回到家中，吩咐女兒順姐道：「你與我收拾行李，明日要到肇慶去置貨。」順姐道：「爹爹那裡弄到本錢了？」邦臣道：「承蘇大爺見愛，借我一百兩銀子，又送十兩程儀。這十兩留與你同丫頭吃用。我多則二十日，少則半月回家，須要小心門戶。」順姐道：「孩兒曉得。這蘇大爺不是從前在這裏吃酒那個又年輕、又和氣的麼？」邦臣道：「正是。他在我面上極有情分。」次早，邦臣起來，到隔壁竹家辭行，兼托他弟兄們照應，帶了阿喜，一直竟往肇慶去了。

這中黃對理黃道：「老時不知那裏打算到了銀子，又做買賣去了，今冬又順順溜溜的過年。只我們兩個，雪裏挑鹽包，一步重一步，這把式再也打不開。」理黃道：「我昨日在豪賢街口，看見老時在蘇府出來，滿面春風，想必是那邊借到了銀子。」中黃道：「老時不過費一席酒，老蘇就上了他的算。我們弟兄也破些鈔，備酒席請姓蘇的，再邀老施、老曲在旁幫襯一兩句好話，自然告借不難。」理黃道：「蘇吉士父親，有名放官債的，借了須要還他。我們且同老曲商量，有什麼算盤，多寡弄些也好。」他弟兄剛剛出了街口，卻好曲光郎高高興興的走來，中黃忙喊道：「曲兄弟，三日不見，面上白亮得多了，在那裏得了彩？」光郎道：「得什麼彩（註：音披，毛也。見《康熙字典》。）彩！從前日輸了五百文錢，一連兩日，身無半文，實在過不去。我打聽得時嘯齋借到了蘇家銀子，正要去尋他。」理黃道：「老時已到肇慶去了。」

我們且進城吃三杯罷。」光郎聽說有吃，頭腳已跟定，一同進了文明門。來至品芳齋樓上坐定，理黃吩咐拿了一碗走油鱸魚，半碗油燜肉、一大盤炒麵筋，打了二斤太和燒酒。

三人亂嚼一會。理黃說起：「時邦臣向蘇吉士借銀子，我們一樣弟兄，偏沒有這樣造化。」光郎道：「借了要還，並無可羨之處。只是我少了幾兩請酒的本錢，若是有了，不弄蘇吉士一二千銀子，也不算手段。」中黃道：「兄弟，你且莫誇口，我聽得蘇吉士是個不好男風的。」光郎道：「大哥只曉得他不好男風，可曉得他專好女色？我昨日去望烏少爺，他得了相思病，是為著老施的妹子。」中黃道：「烏少爺想施延年的妹子，也還容易到手，何至害病？」理黃道：「哥哥原來不知，老施的妹子就是老蘇的小奶奶了，烏岱雲那裏想得到手？」光郎道：「原是如此！烏少爺呢，我們也不必管他。只看老施，為了官司以後何等苦惱，從妹子進了蘇家，終日的抬轎出入，大搖大擺，好不興頭，可知老蘇是一味在女人身上使銀子的。」理黃道：「這話又遠了，你我又沒有什麼姊妹，可見能說不能行的。老時倒還有個女兒，你替老蘇做牽頭罷。」光郎道：「若也像老施這樣，便是秀才抄襲舊文，決不中式的了。我另有妙計，我們雖沒有姊妹，這種人可以借得的，只要五六兩的本錢便好。」理黃道：「你有什麼計較，且說來大家商議。五六兩銀子還可以典當挪移。」光郎便附在兩人耳邊說道：「只要如此這般，不怕他不上鉤的。」中黃道：「果然絕妙！」理黃又沉吟了半晌，說道：「且不必另借，也省得四圍花邊，橫豎不與他著手就是。我家的也還有幾分姿色，我回去與他商量。只是銀子到手，我須要得個雙份。」光郎道：「若是如此，一發萬妥萬當，二哥自然該分雙股。」三人商議定了，又吃了七八碗面，會了錢回家。正是：

只說京兆泳腿多，每圖淫欲受人訛。

廣東爛仔刁鑽甚，未免英雄喚奈何。

吉士家居無事，日日與蕙若、小霞、兩個妹子在園避暑，吟詩消夏，載酒採蓮。打聽得岱雲生病，也就心上寬了許多。

這日，聽說高第街竹相公要見，便走出前廳，竹理黃上前作揖，吉士道：「天氣炎熱，何必如此盛服盛冠，且請寬了。」

理黃道：「今日晚生兄弟備了些瓜果，恭請大爺光降，不敢不衣冠而來。」吉士道：「這種熱天，何必費心，我也不得空兒。」

理黃道：「晚生打聽得大爺無事，纔敢進府。因天氣炎熱，所以傍晚纔來。座中並無別人，恐怕又鬧故事。」吉士道：「如此說，我若不去，豈非軸負盛情？」因吩咐家人備轎。理黃道：「晚生已預備著涼轎帶來。因舍下地方窄小，恐怕有褻尊從，二爺們求少帶幾位去罷。」吉士道：「不帶亦可，我竟與二哥同行便了。」理黃道：「這個足見大爺見諒。」當下兩人上轎。

頃刻間到了竹家，中黃、光郎接進。遞過茶，擺上酒筵，無非是海味水鮮、精潔果品。中黃道：「天氣很熱，紹興酒肯出汗，換過汾酒，卻涼快些，大爺好寬飲幾杯。」吉士道：「汾酒極好，只是太清冽了，怕吃不多。」中黃道：「大爺海量，那裏怕他，況且是幾年的陳酒了。」三人輪流把盞，吃了一會。中黃道：「寡吃無趣，求大爺賞個令罷。只是晚生們不通文墨，大爺須要揀容易行的纔好。」吉士看見旁邊小桌上有一個色盆四顆骰子，便拿過來說道：「我們將四顆色子隨手擲下，有紅的不須吃酒，不論詩詞歌賦，檢著有『紅』字的說一句就是了；沒有紅的，吃酒一杯，說笑話一個；說不出『紅』字，說不出笑話，俱敬酒一杯。」光郎道：「大爺吩咐，我們無不欽此欽遵，但大爺是個令官，在座有說得笑話好的，大爺也要賀他一杯，以示獎賞。」吉士允了。

乾了令杯，擲去，卻好一個「麼」三個「紅」。吉士便說：「一色杏花紅十里。」便將令杯交到光郎。光郎立起接了，道：「大爺擲了三個『紅』，正是福、祿、壽三星拱照一身，大喜之兆。若要大爺再說幾個『紅』字，便是三百三千也有，如今請大爺吃了迎喜杯兒，晚生纔敢遵令。」中黃便斟酒過來，吉士只得飲了。

光郎一擲，卻是四個「三」，說道：「這個好像我們杭州人，都是斜坡坡的。我就說個本地的笑話罷：一個讀書朋友，真是言方矩矩，一步兒不肯亂走的。乃父諱『吉士』，他就不敢說出『吉士』兩字來，每讀詩至《野有死麋》一章，亦以『爹爹』代『吉士』。一日，親戚人家新點翰林，當廳高高貼了報單，眾人都去報喜。內中有一近觀眼，看不見報單上的字，對這杭州人說：『可恨我眼睛不好，不知點翰林的報單是怎樣寫的，煩你讀與我聽聽。』這朋友不覺高聲朗誦道：『捷報：貴府老爺王，殿試二甲，奉旨欽點翰林院庶爹爹。』」眾人大笑。理黃道：「老曲叫了大爺幾聲『爹爹』，這爹爹自然要賞臉，大爺吃了酒以後，老曲不許叫大爺，便叫爹爹罷了。」吉士道：「休得取笑。這笑話原說得好。」于是帶笑吃了酒。

交到中黃，卻擲了一個「順」，中黃說了句：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」交與理黃，也擲不出「紅」，先吃了酒，說笑話道：「江西鄉間人家生了兒女，都是見物命名的。一家子妯娌兩個，先後懷孕。一日，這大姆生了女兒，叫丈夫出去看何物，回來取名。這男人來到園中，卻好一個婦人厥著屁股在那裏撒尿，被他張見了陰戶，回來將生的女兒就叫做『陰戶』。後來那孀子生下兒子，見一個賣盤籃的走過，因取名『盤籃』。不料一二歲上，這『陰戶』出痘死了。『盤籃』已經長成上學，從書房放了學回來，朝著那大姆與母親作揖。那大姆觸景傷心，對著孀子說：『可惜我那『陰戶』死了，若還在此，我家的『陰戶』，比你家『盤籃』還要大些呢！』」眾人大笑。

光郎忙斟酒送與吉士道：「大爺不聽見麼，竹二哥家有這等大陰戶，大爺多吃一杯，試試看。」理黃打了他一下。

吉士飲了酒，叫中黃出令，又做了一回「窮蟲訪西施」。

三人串通了，吉士又吃上七八杯。天有一更，酒已酣足，便起身告辭，眾人再三留住。光郎道：「晚生還帶了一個勸酒人來，也須賞他個臉。」忙向那邊取出一個西洋美人，約有七寸多長，手中捧著大杯，斟滿了酒。光郎不知把手怎樣一動，那美人已站在吉士面前。吉士欣然飲了，又斟了酒。說也作怪，別人動他，他都朝著吉士；吉士動他，他再也不動一步。這大杯的汾酒，豈是容易吃的？吉士不肯吃，他們假作殷勤，又灌了四五杯，早已不辨東西南北。

光郎道：「吾計已成，靜聽捷報。」竹氏兄弟二人扛吉士至房中睡下，理黃叫他妻子茹氏進來，他兄弟躲出去了。原來這茹氏廿三四的年紀，五六分的姿容。他丈夫叫他侯吉士酒醒，同他睡好，一面叫喊起來，外邊約了三四個爛仔捉姦，想詐銀子。這茹氏在屏後偷看了半天，見吉士光著脊梁飲酒，真個玉潤珠圓，不勝豔羨。又是丈夫誨淫，合與蘇郎有緣。他房在正屋西邊，獨自一個院子。便把院門關上，走進房來，拿燈放在床前，把吉士摸索了一回，解下他粉白單紗褲兒，露出了那鮮艷一般物件，將纖手捫弄，一上一下的迭宕搓挪。這喝燒酒的人比尋常分外壯健，晶光奪目，毫氣迎人。茹氏如獲至寶，忙自己脫光了爬上去，做一個坐馬勢。暗想道：「這兩個沒算計的，不把奴做了引子，與他相好，弄些些銀錢，卻使這個絕戶計，惡識了這個妙人兒。我如今偏放走他，圖他長久來往。」一頭想一面上下起坐。吉士雖然大醉，矇矓醒來，認作自己家中，翻轉身來將茹氏按住，加緊的縱送，茹氏已經酥麻，吉士也便了事。

那茹氏揩拭乾淨，抱著吉士說道：「大爺可認得奴家麼？」吉士連忙起身一看，問是何人，茹氏便將他們訛局告訴。吉士一驚非小，那酒已不知嚇到那裏去了，說道：「我是忠厚之人，他們如何使這毒計？萬望姐姐救我！」茹氏道：「大爺不要著忙，奴不打算救你，便不說明此事了。」因替他穿上褲子，同到天井中，說道：「這隔壁時家，乃父出門去了，家中只有一個女兒，與奴相好，你逾牆過去躲著，天明回去，再無人敢得罪你。只是大爺不可忘了奴家，如念今宵恩愛，我房中後門外是個空地，可以進來。男人向來在外賭錢，不在家裏的。」吉士道：「不敢有負高情，只是我便去了，他們豈不要難為你麼？」

茹氏道：「這個放心，我自有的計。」即拿了一張短梯，扶著他逾牆過去。

茹氏將梯藏好，卻把後門開了，定了一會神，假裝著號咷大哭。外邊打進門來，這茹氏只穿著一條單褲，喝道：「我喊我家丈夫，你們進來做什麼？」那打頭一個道：「你們做得好事，我們是捉姦的！」茹氏便颯的一掌打來，罵道：「有什麼姦，賊已跑了！」眾人面面相覷。茹氏一頭往理黃撞去，哭道：「自己養不起老婆，叫我出乖露醜，又叫這許多人來羞軒我，我要命做什麼！」理黃氣得目瞪口呆。光郎望後邊一望，說道：「他從後門走的，去還不遠，眾弟兄快上前，追著了再處。」

理黃也同眾人趕去。按下不題。

再說吉士逾牆過去，思量覓一個藏身之處，便望屋裏走來。

誰知夏月天氣，小人家不關房門，這時順姐睡了一回，因天氣熱極了，赤著身子坐在房中納涼，見一人影閃進，忙叫有賊。

吉士恐被隔壁聽見，忙走進房中，跪下道：「小生不是賊，是被人暗算，權到尊府躲避的。」那順姐聽他不像賊人口氣，又恐他是圖姦，嚇得身子亂抖，忙將衣服穿好，問道：「你夤夜入人家，難道不怕王法麼？快些出去，免得叫起人來，捉你送官。」吉士道：「別家也不敢去，因尊翁齋齋與我相好，所以躲過來。小生蘇吉士，小姐也該曉得。」順姐道：「果是蘇大爺，再沒有此刻到我家的理。」忙點燈一看，說道：「原來正是蘇大爺！」忙扶他起來：「大爺緣何如此模樣？」吉士便將晚上的事告訴他。順姐道：「大爺受驚了，奴家方纔多有衝撞，望大爺恕罪。」因磕下頭去。吉士一把扶住，說道：「望小姐見憐，賜我坐到天明，感恩不淺了。」順姐道：「奴一人在家，這瓜田李下之嫌是不免的，只是大爺出去，恐遭毒手。奴想一計，既可遮人耳目，又可安穩回家，不知大爺肯否？」吉士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順姐道：「我爹爹最喜串戲，一切女旦的妝飾都有。如今將大爺權扮女人，天明可以混過丫頭的眼。就從這裏上轎，掛下簾子。一直抬到府上，豈不甚便？」吉士大喜道：「我原想做個女人，今日卻想著了，就煩小姐替我打扮起來。」

順姐含著嬌羞，取出女旦頭面，一一替他妝飾。吉士見順姐相貌姣好，頗覺動情。順姐又將自己的紗衫、羅裙與他穿上，宛如美貌佳人。又替他四面擦鬢，吉士順手勾著順姐的香肩說道：「我與你對鏡一比，可有些相像？」順姐正色道：「我見大爺志誠君子，所以不避嫌疑。男女授受不親，怎好這般相狎。」

吉士臉漲紅，連聲道「是」，恭恭敬敬的坐下。順姐倒不好意思，問道：「大人尊庚多少，家中還有何人？」吉士道：「小生纔十六歲，有家母在堂，大小兩個房下。方纔得罪，小姐見豚得極是。但蒙搭救之恩，當圖報效，願代小姐執柯，未知可否？」順姐只道吉士要娶他，說些巧語，回道：「婚姻之事，父親作主，大爺有求親的話，父親最無不依，女孩兒家豈能自主？」吉士甚為敬重。

坐至天明，順姐叫丫頭去僱轎子：「送這位奶奶到豪賢街蘇府去。」那小丫頭曉得甚麼，叫進轎來。吉士致謝上轎，順姐已動情腸，低低囑咐道：「爹爹不久回來，一定到府，有話不妨當面吩咐。」吉士點頭會意。

轎夫一氣抬到蘇家，只說溫府來看奶奶的，直進中門下轎。

蕙若等看見，各吃一驚，直待說明，方曉得：

人情不啻沙間蟻，世事須防笑裏刀。

再說摩刺在關部中擁翠偎紅，雲酣雨足，不覺三月有餘。

那阿錢的花房每承雨露，漸漸的腰酸腿軟，茶飯不思，有了身孕，老赫無限歡喜。因接到各口緊報，又得了提標喪師及海豐、陸豐失守之信，想這一路的關餉無著，老大著忙，幸得從前已曾奏過。聞得督撫已調鎮海總兵官征捕，正要打算據實再奏，卻好摺已批轉，奉著嚴旨，諭其不得借端推諉，巡撫屈強嚴加議處。老赫接過旨，即命郝先生據實草奏，自己踱至裏邊，與摩刺商議道：「白衣神咒求子已靈，這些反叛之徒，也有神咒可以退得嗎？」摩刺道：「阿彌陀佛。清平世界，那有反叛的事？」老赫便將海豐、陸豐之事告訴他。摩刺觸著心事，糊塗答應道：「蠢然小丑，不久消亡，何須用著佛力！大人不必掛懷。」

老赫作禮而去。

摩刺聽得沿海騷動，想道：「我久有雄踞海疆的心事，那個竟先下手？惠州不打緊，若有人得了潮州，我不是落空了？趁著潮

州兵將赴調，我乘空襲了城池，豈不是漁翁得利！」晚上，即與品娃等商議，要航海回山。品娃等已被他制伏，都死心蹋地的想跟著他，說道：「師爺要到那裏，須要攜著我們同去。倘若獨自去了，我們要天天咒罵的。」摩刺道：「同去何難。我今晚且出去，約一個日期纔好做事。」當下即飛身上屋，跑至街心，爬過靖海門，沿海走去。口中打了個暗號，那海船上棹著小艇過來，摩刺吩咐：「明晚撥一百名軍健陸續進城，至二鼓初交，在海關右首埋伏，城外兵目接應下船。」他卻回身轉來，仍進署中，徑至品娃房中，從夢裏把他干醒，叫他們明日將細軟收拾，三鼓起身。品娃應允。

次早，品娃告訴三人，各自瞞著丫頭收拾。一更已盡，摩刺不知念了什麼咒，將丫頭們一個個送他死睡。依摩刺主意，還要帶了阿錢，這四位女將軍不肯。將品娃房中所貯銀兩及各人的私房首飾都搬至庭中，約值十數萬金。摩刺朝巽方上呼口氣，霎時一陣大風，將這銀兩首飾刮至外面，眾人接應搬運。

又叫四姬俱各男妝，兩手挾了兩個。做兩番跳出。次第下船，駕起五道大篷，望浮遠山進發。

這裏丫頭、僕婦天明起來，見房中一空，四位奶奶都不見了，忙報知老赫。老赫大驚，至院中看視，即傳包進才進來商議。進才回道：「老爺且去問這活佛，小的疑心他不像個好人。」

老赫喝道：「活佛難道做了賊不成！況且他要了女人何用？」

進才不敢回聲，跟著老赫來至佛堂，並無人影。老赫道：「這和尚事有可疑，你的見識不錯。如今你出去吩咐，說和尚盜了稅餉逃去，著差役各處尋拿。這奶奶們的話，是聲張不得的。」

進才答應了。那杜壞跟著進才，在北檐下拾著一個葫蘆、一個小小包裹，也就悄悄的藏了，一同出來。

老赫的老差成怒，遷到烏必元身上，立刻傳來說：「摩刺是你舉薦的，著你拿住摩刺，如無著落，在你身上繳進二十萬餉銀。」必元不敢分辯，叩頭出去，與這些差役協力緝，那裏有些影響？過了三日，老赫叫進必元，問道：「那和尚拿著了麼？」必元回道：「卑職竭力找尋，並無一人曉得他的來蹤去跡。這靖海門外拾了一個衣包，內是女人衣服，不知可是署中的物件，倘是真贓，他一定逃下海了。」說畢，將包裹呈上。

老赫明知是四姬的衣服，卻不肯認，說道：「我這裏是偷去二十萬餉銀，並無別物，你拿這東西來搪塞，希圖狡卸麼？你既是保舉他，必然曉得他的下落，想是你串通偷盜的了！」必元連忙磕頭道：「這個卑職怎敢？」老赫道：「我也不管什麼，你薦了強盜和尚，我只在你身上追贓。」必元又道：「卑職一家八口，都靠著大人養活，那裏賠得起？求大人格外施恩。」

老赫道：「我那裏容你這巧言令色！」即吩咐收了盈庫的鈐記，委南海縣抄襲他兩處的家私入庫。必元亂碰響頭，老赫只是不理。

且住，看下回。